



英文汉译

陈廷祐 著

技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英文汉译技巧

(增订本)

陈廷祐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文汉译技巧/陈廷祐著. — 3 版.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3
ISBN 7-5600-1967-6

I. 英… II. 陈… III. 英语-翻译-方法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489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英文汉译技巧(增订本)

陈廷祐 著

* * *

项目策划: 朱云奇

责任编辑: 朱云奇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市鑫鑫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5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1000 册

书 号: ISBN 7-5600-1967-6/H·1085

定 价: 7.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增订本前言

1980年7月,本书问世,转瞬间快二十年了。

20年前,我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与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科学等方面有了频繁的往来。由此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外语的热潮。本书头一次印刷了1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第2年6月,又加印了17万册。如此旺销势头,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

广大读者对本书给予了热情的赞许。信件从四方寄来,甚至有来自云南、黑龙江那样边远省份的。我从一些大学生读者的来信中了解到,他们班级推荐本书作为学习英译汉的读物,也有一些大学以本书为蓝本,另行编写适合本校某些专业需要的翻译课教材。

这次增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修改:校正错漏,调整次序,改进编排,补充或删除一些例句或段落。这类修改不下八十处,篇幅合计六千字左右。但本书格局一仍旧惯,甚至连各章各节的标题也没有任何改动。所以说,这是一个增订本,而非另砌炉灶的全新版本。

二是增加了两个附录。它们原本是80年代之初,我在两个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附录1谈的是翻译工作中的辩证法,附录2是我作为一个编辑在处理译稿方面的经验谈。按说,我在修订本书时最好是将这两篇文章的内容重作梳理,糅合到本书正文中去;为难的是,我自离休以后,已将兴趣和精力转移到书法美学的研究上面,无暇顾及于此了。好在这两篇文章附在书后,既别具一格,又以其偏于谈工作经验而与本书正文部分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这样的安排也许同样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吧。

作者

1999年12月

本书例句的出处及其代号

本书部分例句系摘自下列书籍,例句后面所附的(C)、(SEA)、(TR)等等是这些书籍的代号,列表对照如下:

(C) R. G. Gammage: *History of the Chartist Movement* (《宪章运动史》)

(CAM)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XXII) (《新编剑桥近代史》,第十二卷)

(CH)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CW)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美苏冷战史话》)

(D) Brian Crozier: *De Gaulle* (《戴高乐传》)

(DC) *Diaries of Ciano* (齐亚诺日记)

(EF) Anthony Eden: *Memoirs: Facing the Dictators* (《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

(ER) Anthony Eden: *Memoirs: The Reckoning* (《艾登回忆录:清算》)

(G) Caesar: *The Gallic Wa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J. Edwards) (《高卢战记》)

(J) Hector Bolitho: *Jinnah: Creator of Pakistan* (《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真纳传》)

(ME) S. N. Fisher: *The Middle East: A History* (《中东史》)

(O)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R) G. M.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罗

斯福:狮子与狐狸》)

(REE) G. A. Lensen: *Russia's Eastward Expansion* (《俄国向东方的扩张》)

(RO) M. N. Roy: *Memoirs* (《罗易回忆录》)

(SEA)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史》)

(T) Tacitus: *Annal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 Jackson)
(《塔西佗编年史》)

(TR) W.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第三帝国的兴亡》)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研究的意义(代序)	(1)
新形势下的要求——翻译的任务——翻译工作的三难——英文理解难——中文表达难——知识掌握难——破除“翻译有局限”论——破除“翻译无止境”论	
第二章 翻译的质量标准	(12)
质量标准:准确和流畅——辩证的统一关系——翻译上的形式主义——翻译上的自由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三章 准确地理解英文	(23)
看上下文:它与词、句的关系——理解词语:辨词义,讲分寸,论褒贬,分词类——理解句子:抓关键,理结构,问词序,看语态	
第四章 忠实流畅地译成中文	(81)
活用词典——颠倒顺序——拆开句子——增减文字——改换说法——润饰文字	
第五章 格式和标点符号	(166)
英文斜体字、附注的处理——提行引文的处理——人名、地名及其他名称的处理——句号、逗号、顿号、省略号、引号、破折号的使用	
第六章 翻译工作者的业务学习	(181)
学习英文——学习中文——学习专业知识及其他有关知识	
附录1 翻译要讲求一点辩证法	(190)
附录2 谈谈翻译书稿的编辑工作	(198)

第一章 翻译研究的意义(代序)

新形势下的要求——翻译的任务——翻译工作的三难——英文理解难——中文表达难——知识掌握难——破除“翻译有局限”论——破除“翻译无止境”论

我酝酿写这本小册子,是几年前的事。

有两个青年同志知道我搞过一点英汉笔译工作,特地登门来访。他们在大学里都曾学过英语,但不是英语专业,也没有受过翻译工作的训练。毕业以后,由于工作需要,被分配去搞英语汉译的文字工作。开始工作时,他们是拿起笔来就干,信心十足。他们觉得在学校里英语学得还不错,搞翻译工作嘛,无非是英文中文搬搬家,难也难不到哪里去。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知道满不是那回事。译出一些东西,自己感到很吃力,别人看了不满意。他们不明白问题究竟在哪里,怎样才是符合要求的译文,怎样才能译出符合要求的译文。他们希望我介绍介绍经验。

翻译的任务 翻译的任务在于用一种语言文字忠实而流畅地传达出另一种语言文字所包含的思想。就英汉笔译工作来说,就是用中文忠实而流畅地传达英文所包含的思想。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门外的人往往认为翻译只要懂英文就行,雕虫小技,无师自通。而许多翻译人员都是半路出家,仓促上阵,居然也能译出文章来,似乎更证明这种看法颇有道理。但是搞过翻译的人都知道,懂英文不一定就能搞翻译。有些人英文很好,能看能说,却就是下不了笔,一译就错。同样是翻译,译文自有高下优劣之分。好的译文符合作者的原意,而且文字畅达易懂,简洁自然,读者正如阅读原文一样领会其思想,感受其笔锋,欣赏其韵味,得到其形

象。原文谈的是外国人、外国事,用的是外国人的概念、成语、比喻,译出来却能使读者清清楚楚,恰如其分地得到了解。犹如我们看外国戏剧、电影,场面、人物都是外国的,但由于有了汉语对白的配音,就能领会剧情,台上喜怒哀乐,台下立见效果。不好的译文,词不达意,逻辑不通,语法混乱,拖泥带水,洋腔洋调,甚至令人不知所云。或是译文抛开原文,另起炉灶,与原作的思想和风格相去甚远,读起来也许够味,却不是作者所表达的东西。翻译原是为了便于不懂原文或得不到原文著作的人了解外国作品,可是这样的译文,读者怎能有兴趣读下去,又怎能从书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呢?

译文的错误比著作中的错误文词更难被读者发现。译文的读者多半是没有条件或能力去核对原文的,加之译文所依据的是外国文字,免不了有生疏、特别、带洋味的表述。如有错译,读者不大会起疑心,更懒得求人查对原文弄个水落石出。因此,从这一点看,翻译比著作在文字上更应多多推敲,务求准确无误。

翻译是一门艺术,一门语言的艺术。但是说来奇怪,别的艺术,入门都要经过专业训练,学音乐的有音乐学校,学戏剧的有戏剧学校,惟独翻译,特别是文字翻译,却没有专门的训练学校。不仅外行人认为翻译可以无师自通,内行人中又何尝没有人认为只要学外文就成,翻译技巧是不学也行的?我们的外语学校没有设翻译系,我们的出版物中,专谈翻译技巧的极少,比起语法书籍、英语读物来品种更少。在我们这一行中,许多同志在业务上有所长进,主要是靠自己的长期摸索,刻苦钻研。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深知此中的艰难。因此,那天两位青年乘兴而来,尽管我自感知识浅陋,经验不多,更没有认真地作过总结,但我不能让他们扫兴而返。于是便相约以互教互学的精神,交谈若干次。这本谈翻译技巧的小册子实际上是我们座谈的记录和总结。当然,文章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我个人的。

英汉笔译工作并非易事。初学者自不必说,即使是多年的老

手,也常在难句面前煞费踌躇。不查词典的人是没有的,不起草稿的人是不多的,不出错误的人也很罕见。英汉笔译工作之难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英文理解难,二是中文表达难,三是知识掌握难。

英文理解难 这是学习、使用英文的人的共同感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和英国相隔万里,历史、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汉语和英语各属一大语系,它们各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丝毫的“亲属关系”。一个句子,在英美人看来顺理成章,在中国人看来却是颠颠倒倒,断断续续,别扭透了。例如:

Mussolini, hard pressed by Sanctions, and under the very heavy threat of “fifty nations led by one”, would, it was whispered, welcome a compromise of Abyssinia. (CH)^①

人们私下议论说,墨索里尼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压力,又在“由一个国家领导的五十个国家”[按:指国联]的严重威胁之下,他是会欢迎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上实行和解的。

这一句话若照英文句式翻译下来,会成为零零碎碎,读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句子:

墨索里尼,受到制裁的巨大压力,又在“由一个国家领导的五十个国家”的严重威胁之下,将要,人们私下议论说,欢迎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上实行和解。

下面这一句,中国读者读来也颇吃力:

Roosevelt, said Sumner Welles, a close observer at the time, demonstrated the ultimate capacity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supreme emergency, which is the rarest and most valuable characteristic of any statesman. (R)

当时一位密切注视形势的观察家萨姆纳·威尔斯说,罗斯福表

① (CH)是个这个例句出处的代号,以下例句后面的(R)、(CW)等等也是代号。请见“目录”后一页的“本书例句的出处及代号”。

现了驾驭和控制最紧急事件的高超能力,这种能力在任何政治家身上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一句话 31 个词,四次被切断,主语和谓语被两个插入语隔开。若照英文形式翻译下来,就是这样一句难懂的句子:

罗斯福,萨姆纳·威尔斯说,他当时是一位密切注视形势的观察家,表现了最高超的能力,足以驾驭和控制最紧急的事件,这在任何政治家身上都是最少见的、最可宝贵的品质。

再举一例:

Withdrawal from and neutralization of Germany would be disastrous, Acheson warned, for, as he had once remarked, without American troops “to monitor the continued integration of Germany into the West, we should be continually haunted by the spectre of a sort of new Nazi-Soviet Agreement.”(CW)

艾奇逊警告说,无论是从德国撤军还是让德国中立化,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道理正如他曾经说过的,要是没有美军“监督德国与西方国家一体化,我们就会不断碰到一种新的德苏条约的幽灵”。

这一句话将从句放在开头。主句 Acheson warned 刚说出口,便又插入 for,这是用来申述从句“无论是从德国撤军还是让德国中立化,都会带来灾难性结果”的原因的。但这个 for 刚一出现,又插入 as he had once remarked,来说明这个原因是“他曾经说过的”。这样剖析以后,without American troops... 这后半句便容易理解了。

还有一种句子虽然没有被许多标点符号打断,是整整一块,但是有些组成部分之间的排列显得不同寻常,理解起来颇为费事:

Tito'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raised in an increasingly acute form the ultimate position of the Yugoslav monarchy and the exiled Government. (CH)

铁托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强,这使南斯拉夫君主政体和流亡

政府的最后地位问题日益尖锐地突出了。

×铁托的军事力量以日益尖锐的形式发展起来,它使南斯拉夫君主政体和流亡政府陷入最后的局面。^①

这一句话的主、谓语是 strength raised, 倒不难确定。这个 raised 是一个及物动词,它应有一个宾语,但这个宾语 position 却被一个介词短语(用作状语)in an increasingly acute form 隔开,因此容易产生误解,以为 raised 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从而使 the ultimate position 及其后的文字部分无法读通。

It was no burden to me but a relief to dictate from my general body of knowledge acquired at the summit full explanations to one I know so well. (CH)

我根据我在最高的地位上所获得的全部知识来对一位我所深知的人说明情况,这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使我如释重负。

在一上句话中,It 是个形式主语,它所代替的真正主语是不定式 to dictate, to dictate 的宾语是 full explanations,在它们中间插入了 from my general body of knowledge acquired at the summit,这个插入的状语相当长,而且未用任何标点。

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要掌握英文,更有几层特殊的难处。一般人看英文,对于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的理解,可深可浅,可多可少,随自身的条件和需要而定。如果你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在阅读英文报刊书籍但并不要求把它翻译出来时,你自由得很。你不必把每一个字眼、每一个句子都弄懂。你可以放过一些生字,绕开一些难懂的句子,这并不影响你大体上了解整篇文章的意思,因为你的目的只在于对它有大致的了解。当然,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借助字典把它们完全弄明白。做翻译工作却不能这样。你已经不是“自由的”普通读者,而是一个为读者传达作者思想的“传话人”。你必须全部地、不折不扣地理解作者在文章中所说的

① 本书列出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译法时,在句子的前面用×号。

每一句话,然后再用自己的语言全部地、不折不扣地复述给读者。你必须比任何读者都要细心、周到,你必须比作者更关心、体贴他的外国读者,因为作者一般是不为他的外国读者设想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精通英语的人才能搞翻译。在多数情况下,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在动手翻译时,你必须完全弄懂你所要翻译的这句话、这一段文字。幸好笔译并不要求像口译那样出口成章,你尽可以慢慢领会原文的意思,查字典、问别人都行,但你一定要全部吃透。

中文表达难 创作有创作的艰难,它需要酝酿、构思;写三千字,一删删掉两千五,甚至全部推倒重来;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三易其稿,五易其稿,是常事。翻译不用费那么大的功夫,却有另一种难处。一个词,一句话,创作时写不出,或表现不好,可以另外找词,另换表现方法。翻译则不成,原文如此,你想避开,那是失职,译不出也还得译。所以鲁迅先生说,创作难,翻译也不易。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为了想一个名词或动词,往往“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鲁迅这番话真是经验之谈。

中文表达之难还在于找到了确切的词以后,还要把句子弄得通顺流畅。麻烦的是,英语句子往往是噱哩嘟噜一大串。按照中文习惯把它译得文从字顺,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有时似乎是两者不可兼得,符合原意了又不大通顺,中文通顺了又有一两个零件没处安放。遇到这种情况,翻译人员自然更感到不比一般的创作轻松了。

The soldiers, embittered by the memory of hardships undergone and of battle so often hoped for against the elusive foe, took every man his fill of revenge and blood. (REE)

士兵们想到自己过去吃过的苦头,又想到这是一次早就希望要同那些神出鬼没的敌人进行的战斗,他们憋了一肚子火,因此作

战时每一个人都尽情地进行报复和杀戮。

主语 soldiers 和谓语 took 之间插了很长的一句话。embittered 是一个过去分词,是说明士兵们被 memory 即回忆中的那些事情所苦,可译成“憋了一肚子火”。他们想到的是两件事情:过去吃过的苦头;早就想同敌人进行的战斗。The soldiers took every man his fill of revenge and blood 是这句话的主体,不好译。为了与前面回忆的事情区别开来,加了“作战时”三个字。revenge 比较好译:“报复”;blood 则用字典上“杀戮”的释义;take one's fill of 意为“尽情地做什么事”,因此 took every man his fill of revenge and blood 译为“尽情地进行了杀戮和报复”。

He, amply provided with liberal accomplishments, and bound, if he kept the straight road, to attain all distinctions, was goaded by a spirit of haste, which impelled him to outpace first his equals, then his superiors, and finally his own ambitions: an infirmity fatal to many, even of the good, who disdaining the sure and slow, force a premature success, though destruction may accompany the prize. (C)

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如果走正路的话,一定能够得到一切荣誉。但是急躁情绪促使他首先想超过与他同等身份的人,接着又想超过比他地位高的人,最后竟想超过他自己的野心:这是许多人的致命弱点,甚至优秀的人物也在所难免,他们不屑于稳步迁升,强求过早地成就功名,但是功名到手,随即就会身败名裂了啊。

一句话,46个英文单词,用了15个标点符号。主语 he 和谓语 was goaded 之间隔了4个逗号,17个单词,其中有分词 provided 引导的短语,有形容词 bound 引导的定语成分,bound 后面又插进了一个从句。在谓语 was goaded 后面,介词短语 by 是用于说明这个谓语的,后面又跟了一个 which 从句,是修饰 spirit 的。冒号之后并不是一句完整的话,只是 infirmity 一个词,fatal to many 是用来修饰它的。who 又是用来说明 many 的,这个 who 引来了一个从句——细藤上结了一个大瓜,后面还跟了一个连接副词 though 引导

的从句呢。

知识掌握难 翻译工作者必须有丰富的知识。你不是搞古代历史的,但有可能要你去译一本古代历史书,或者在你翻译的一篇经济论文中插有一段古代历史。你不是搞国际问题的,却有可能要你去译一篇国际关系的文章,或者你正在翻译的文艺作品却涉及某些国际知识。翻译不比其他专业,它的疆域并不固定。你翻译的文章或书籍,其内容可能涉及到极为广阔的知识领域:历史、地理、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生活、风土人情,而且多半是一般人不大熟悉的外国的事情。写这篇文章或这本书的作者,在动笔时并不考虑翻译上的技术问题而缩小他们所谈及的知识范围,也许他正以知识渊博而怡然自得呢。他海阔天空地写文章,你就得跟着他,把意思译出来,不海阔天空也不行。例如:

In March 1959, Kassim destroyed the shell of the Baghdad Pact by formally withdrawing. (CW)

1959年3月,卡塞姆正式退出巴格达条约,从而使这个组织破了外壳。

巴格达条约以其总部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而得名。卡塞姆宣布伊拉克退出巴格达条约以后,这个条约组织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因此这里说“使这个组织破了外壳”。这句话若是译成“从而使这个组织解体”,便不确切,因为它并未解体,只是改了名字。

Naturally I, a child of both worlds, am conscious of these. (CH)

作为新旧两个世界的后裔,我当然意识到这些关系[按:指英美两国人民的血缘关系和历史关系]。

作者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所以他自称是新旧两个大陆的后裔。若是不了解这个背景,很容易误译成“当然,作为了解两个世界的人,我是懂得这些的”。

Ethiopia's betrayal left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ts in a sea of uncertainty and despondency. Isolationists jeered that once again Uncle

Sam had been gulled by European diplomats. (R)

埃塞俄比亚的被出卖使美国的国际派陷于迷惘与消沉之中，孤立派揶揄说，山姆大叔这回又上欧洲外交家们的当啦。

这句话里 betrayal 一词既可以解释为“被出卖”，又可以解释成“出卖”。翻译时如何确定其含义，需要“知识”。这里说的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英法等国的绥靖主义者对侵略者搞妥协，出卖了埃塞俄比亚。因此这句话里的 betrayal 只能译成“被出卖”。此外，这句话里的 internationalists, isolationists, Uncle Sam 等词要译得准确，也需要一定的知识。

我们谈了翻译的这些困难，目的在于强调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各行各业都有攻关的任务，各行各业都有研究工作的必要，各行各业都有规律可寻，翻译工作也不例外。当然，研究翻译工作，并不是想在最后找到翻译各种句型、各种体裁、风格文章的公式；找到这样的公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可以比较英汉词句结构、语法特点、表现方法的异同，比较两种文字的种种翻译方法，研究翻译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及如何避免缺点和错误，探索翻译的新技巧、新门径。我们通过总结经验、交换意见、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不断改进工作，就可以使翻译这朵花开得更加鲜艳多姿。

翻译的困难不是不可逾越的，翻译工作是可以做到符合客观标准、比较理想的水平的。我们要破除懦夫懒汉思想，我们要打破两种迷信：一种迷信叫做“翻译有局限”论，一种迷信叫做“翻译无止境”论，这两种论调对于我们的刻苦钻研、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工作水平都是有害的。

破除“翻译有局限”论 所谓“翻译有局限”论，或是认为，既然英语与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因此翻译要做到两种文字完全贴切，思想内容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或是认为，翻译工作者的文字、知识水平一般都不如原作者，甚至相距甚远，因此译得不好

是理所当然的。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语言尽管不同,翻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译文与原文可以做到实质内容上的一致。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我们的客观世界只有一个,因此人类有共同的思维规律。一件东西形状是方的,人们从同一个角度同一个距离来看,必然都认为是方的。一件东西是红的颜色,英国人看是红的,中国人看也必然是红的。当然,由于色盲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辨别颜色,又另当别论。人类思维相同,却有千万种不同的语言,这是由于语言的不同发展背景和规律造成的。例如中国人说“我”,英国人说 I,法国人说 Je,德国人说 Ich,日本人说わたし,都是一个意思。中国人说“再见”,英国人说 good-bye,法国人说 au revior,德国人说 Aufwiedersehen,日本人说さようなら,也都是一个意思。由于语言不同,这就需要翻译;由于思维规律相同,因此翻译是可能的,译文与原文内容完全一致也是可能的。

汉语、英语都是最发达的语言,都有相当丰富的表达能力。英语能表达的思想,汉语也能恰当地表达出来。反过来也是一样。当然,各民族由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不同,各有本民族所独有的东西或独特的表现方法。例如我们中国人过春节,吃饭用筷子,售货员见到顾客打招呼:“你要买些什么?”,英国则过圣诞节,吃饭用刀叉,售货员见到顾客打招呼:“我能为你做些什么?”(What can I do for you?)由于诸如此类的因素,中英文互译时有时要费点事,甚至发生困难,或者需要完全改变表现方法,译完以后还得加点注解或说明。但是应该指出:一个句子,或者说,一个思想,完全译不出来的情况是没有的。除非是那些不合语言规范,即使是看原文也令人莫名其妙的句子,或是用方言、俚语、黑话写成,即使本民族的人也不是都能看懂的文字。

从原书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方面看,译者一般都不如原作者。但我们不能说,只有当译者与作者具有相等的知识水平时才能进行翻译,才能做好翻译工作。那样的话,就没有多少人能当合格的